



专家纵论

世界宗教问题 大聚焦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
民族与宗教研究中心 / 著

时事出版社

世界宗教问题大聚焦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
民族与宗教研究中心 著

时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界宗教问题大聚焦/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民族与宗教研究中心著. —北京:时事出版社, 2002

ISBN 7-80009-748-X

I. 世… II. 现… III. 宗教—问题—世界—文集
IV. B92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99360 号

出版发行: 时事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2 号

邮 编: 100081

发 行 热 线: (010) 88547590 88547591

读者服务部: (010) 88547595

传 真: (010) 68418647

电子邮箱: shishichubanshe@sina.com

印 刷: 北京百善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7.125 字数: 360 千字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3.80 元

国际冲突中的宗教因素

(序)

陆忠伟

在国际政治与经济的发展中，宗教影响是重要的因素。从上世纪中、后期起，欧亚大陆上就爆发了一系列足以改变地缘政治格局的“宗教革命”。1979年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领导了伊斯兰革命，建立了伊斯兰共和国；1981年，阿富汗游击队发动反苏“圣战”；1989年，伊斯兰极端分子在埃及暗杀萨达特总统，显示出埃国内伊斯兰极端势力对世俗政权的严重威胁；同年，苏联从阿富汗撤军，阿拉苏圣战力量陷入内战，塔利班于1994年乘势而起、乱中夺权；20世纪90年

代初，土耳其的伊斯兰政党“繁荣党”势力迅猛发展，1998年虽被定性为违宪而解散，但由此可明显看出土耳其立国之基的“凯末尔主义”受到了严重挑战。在印度1996年、1998年、1999年的三次大选中，印度人民党连续三次蝉联第一大党，分析家的一致看法是，“该党是一个具有浓厚民族主义印度教教派色彩的政党。它通过唤起广大民众对印度教传统文化的热忱而赢得了政治上的支持。”此外，波黑冲突中的穆斯林与基督徒；基督徒之间的塞族（东正教）与克族（天主教）；北爱尔兰问题、印尼的马鲁克群岛与亚齐问题、克什米尔纷争等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冲突中，无不有愈益复杂、愈益增强的宗教因素之影响。

因而，可以说，国际形势瞬息万变，万变不离其“宗”。宗教、民族问题是“9·11”事件后驱动国际政治的一股重要动力，并引起国际局势的痉挛性波动。从“9·11”事件美国纽约世贸大楼到印尼巴厘岛的大爆炸，以及莫斯科的剧院人质事件所代表的两轮国际恐怖浪潮，一方面显示出国际政治舞台角色的交替、

国际安全面临威胁的变化，以及相应的战争形态的变换；另一方面，又推动了国际关系的重新组合、地区安全局势的不断演变，以及大国国家战略的再次调整。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认为，宗教的发生、发展、消亡有一个过程”，“可能比阶级和国家的消亡还要久远”。“纵观我国和世界的宗教历史，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的规律，就是宗教都要适应其所处的社会和时代才能存在和延续”。^①

宗教是人类童年时代为自己创作的一种精神食粮，在一个儿童的心目中，超自然力量神秘而不可捉摸。故而认为人类社会就是“天人关系”，上帝的魔杖决定世界一切事物。在那个时代，宗教成了人类心灵的压舱石，其疲惫的心灵只有在云光雾海里，才能躲进“壳”似的睡眠之中，这种睡眠像吗啡一样麻醉着她的痛苦。

① 江泽民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01年12月10日），《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2002年8月第1版，第375页。

宗教因此成了中世纪惟一的意识形态，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形成世界三大宗教，垄断了人类的精神王国，进而取得世俗世界的权威，成为封建社会的强大的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人们坚信“人命天定”，战战兢兢地膜拜崇奉这种超自然力量。^①

时间像流淌的河，它永无止息的波浪，将许多个“现在”演变成“过往”。在经历了中世纪漫漫长夜之后，欧洲文明进入了一个“狂飙疾进的时代”——文艺复兴运动时期。16世纪上半叶，在德国、瑞士、英国等许多欧洲国家，先后掀起了宗教改革浪潮。1517年10月，马丁·路德在德国点燃了基督教改革的火种。1523年，乌尔德利希·茨温利在瑞士领导了宗教改革运动。此后，法国的约翰·加尔文领导了茨温利的宗教改革事业，形成了加尔文新教。这一系列改革说明，宗教都要适应其所处的社会和时代才能存在和延续。

在这绵延的300年期间，科学和理性的幼芽从宗

^① 徐伟新：《新社会动力论》，经济科学出版社，北京，1996年第1版，第25页。

教坚硬的“壳”中顽强地破壳而出。人类文明程度逐渐提高，宗教思维也在逐渐从低级向高级阶段发展。直至19世纪，以费尔巴哈“不是上帝创造人，而是人创造了上帝”的惊世结论为标志，才终于以“人本主义”替代了“神本主义”。^①

宗教总体上是温和、多元的，它是文化以信仰形式表现出来的部分。决不能把恐怖活动、分裂主义，与任何一种宗教等同起来。笔者非常欣赏美国著名伊斯兰学者约翰·埃斯波西托的一句话：“宗教极端主义在今天仍然是一种威胁，如同在过去一样。但它并非局限于或固有于某一宗教之内”；“应当把大多数人（不论他们是印度教徒、穆斯林、锡克教徒、基督徒还是犹太人、阿拉伯人、以色列人、泰米尔人和佛教信徒）的信仰和活动与少数极端分子以宗教、种族、或政治意识形态的名义确证其侵略和暴力的行为区别开

① 易杰雄：《文明的狂飙疾进时代》，华夏出版社，北京，2000年第1版。

来。”^①

冷战结束后，宗教极端思潮再度兴起。这种思潮一方面被极端势力所利用，利用信徒的虔诚信仰，以教干政，来实现其政治目的。俄罗斯车臣危机的形成，就是瓦哈比教派教义的宣扬及该派力量的发展，被国际伊斯兰极端势力所利用，车臣非法武装仰仗外部的支持，才敢于起兵作乱。另一方面，宗教极端思潮也经常被一些国家作为干涉别国内政的武器。此外，宗教色彩正在越来越多地注入全球各地的重要选举。在欧美、中东、西亚、南亚、东南亚，宗教成了“政治人”凝聚复杂多样社会不可或缺的“社会水泥”；在标榜“政教分离”的美国，宗教的影响极大，总统在演说中，言必称“上帝”。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土耳其、印度和以色列保守的宗教政党在选举中取得重大进展。在东北亚的日本和韩国，新宗教在不断创生，其名目达数百之多，成为“社会人”在激烈竞争、角

^① [美] J.L. 埃斯波西托著：《伊斯兰威胁——神话还是现实？》，东方晓、曲红等译，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99年6月第1版。

逐中平衡心理的休憩处。其精华、糟粕绝非一两句话就能讲得清楚的，但肯定对世俗政权和社会构成潜在的危机。

在现代，国家、国民、宗教三者的关系愈益复杂、微妙。就一个国家而言，她既可以与宗教无关的某个民族为特征，称之为“民族国家”，也可以占国民多数的穆斯林为前提，称之为“穆斯林国家”；同时又可以所有法律和统治依据的伊斯兰法而称之为“伊斯兰国家”。由于政治与宗教的关系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特征，不少国家都具有世俗与宗教的两重属性。

宗教冲突，实际上不仅仅是“神神战争”（宗教内部的结构或派别之争，及作为其沉淀的各种流派的存在），人类社会没有“纯而又纯”的宗教战争。“宗教战争”的原因不外乎是政治或经济，人类各种政治集团和社会力量围绕利益的争夺。

换言之，它是某种意义上的“人神之争”，或在更大意义上的“人人之争”。因为宗教问题“总是与政治问题结合得很紧”，所以，“宗教问题是很复杂的。从

世界历史看，它往往同政治问题联系在一起。统治阶级总要利用宗教来加强统治。”^①从中国的角度看，“国内外敌对势力一直把利用宗教进行政治渗透作为他们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战略的一个重要手段”，^②打着“泛伊斯兰主义”或“泛突厥主义”旗号，在我国某些地区煽动分裂。^③

总之，“正”与“邪”、“政”与“教”、“人”与“神”、“过激”与“温和”、“改革”与“保守”、“世俗”与“教旨”，一直是国际政治中的一个不变音符，或敏感与棘手的问题。所以，不懂得宗教，就把握不住国际形势的说法，不能说是没有道理的。

① 江泽民：《一定要做好宗教工作》（1990年12月7日），《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2002年8月第1版，第365页。

② 江泽民：《保持党的宗教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1991年1月30日），《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2002年8月第1版，第370页。

③ 江泽民：《加强各民族大团结，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携手前进》（1992年1月14日），《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2002年8月第1版，第377页。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民族宗教研究中心继编著了《全球民族问题大聚焦》、《周边地区民族宗教问题透视》这两本畅销书后，又趁热打铁，编著了该书的姊妹篇——《世界宗教问题大聚焦》。应该承认，该中心的学者并非宗教研究领域的“大家”，他们编书立论，一是为了提供一个平台，抛砖引玉，活跃宗教问题的研究，就正方家；二是从政治高度出发，使读者认识到“宗教问题具有长期性、复杂性、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等特点”，^①为执政兴国服务。中心的同仁邀我写序，故而翻阅了全书，作为读书体会，在此多说几句，是为序。

2002年11月于京西万寿山庄

^① 江泽民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00年12月4日），《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2002年8月第1版，第370页。

前 言

江泽民同志指出：“要了解当今世界必须了解宗教，对宗教问题在当今世界政治社会生活中的影响，绝不可低估。无论是做好国内各项工作，还是开展对外工作，都要求我们密切关注宗教问题。”为使广大读者能够用较短的时间比较集中地了解世界范围内存在的宗教问题，本研究中心全体同仁共同努力，编著了这本《世界宗教问题大聚焦》，并作为《全球民族问题大聚焦》的姊妹篇交时事出版社出版，它以相似的框架揭示出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另一重大因素——宗教问题的方方面面。

“宗教”在中文中是个外来词，它有两个来源，一是来源于印度佛教。佛教以佛陀所说为教，以佛门弟子所说为宗，宗为教的分派，合称宗教，意指佛教的教理。二是来源于西文的“religion”。其意义远比佛教的宗教意义更广泛，是泛指对神道的信仰。在我国古代典籍中也有类似说法。如《礼记·祭义》中说：“合鬼与神，教之至也。”意思是说，对鬼与神的信仰与

崇拜，是教化人民的至理，从而也就是宗教的根本道理。这反映了古代人的一种宗教观。他们当时把宗教理解为一种用神道教化人民的手段。近代仍有人根据这个传统从字面上来解释宗教的涵义：宗者本也；宗教者，有所本而以为教也。

关于宗教概念的界定，国内外存在多种理解和认识。世界各国社会生活的多元性决定了宗教本质的多元化。有的以神为中心来规定宗教的本质，有的以信仰主体的个人体验作为宗教的基础和本质，有的则以宗教的社会功能来规定宗教的本质，而由此所得出的宗教定义，也就各有不同了。中国著名宗教学家吕大吉先生在综合分析各流派对宗教的定义后，对宗教是什么下了一个论断：“宗教是关于超人间、超自然力量的一种社会意识，以及因此而对之表示信仰和崇拜的行为，是综合这种意识和行为并使之规范化、体制化的社会文化体系。”^① 这一定义揭示出了宗教是其内在因素与外在因素的综合与统一而成的一种社会文化体系，同时也蕴含着宗教四要素（宗教观念、宗教体验、宗教行为、宗教组织与制度）的逻辑关系和层次结构，从而使这一定义不仅适用于世界宗教的普遍有效性，也有别于其他社会文化现象。宗教作为一种社会历史文化现象，已经存在了数千年。在这数千年的沧桑变迁中，宗教也经常以不同的时代特征呈现在人们面前，并以不同的方式展示着自己对人类发展所起的作用。但其最基本的特性，即长期性、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复杂性，始终是其历史长河中的主旋律。

^① 吕大吉：《宗教学通论新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12月，第79页。

第一，长期性。宗教作为一种“颠倒了的世界观”，总是要消亡的，但宗教的消亡需要具备必要的条件。恩格斯说：“只有当实际的日常生活的关系，在人们面前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极明白而合理的关系的时候，现实世界的宗教反映教会消失。”也就是说，只有宗教赖以产生和生存的社会根源、思想根源、认识根源、文化根源、物质根源等不存在了，宗教才能消亡。江泽民同志曾一再强调：宗教最终走向消亡可能比阶级、国家的消亡还要久远；观察世界和我国的宗教问题，最根本的是宗教存在的长期性。讲宗教的长期性是根本的，就是因为宗教的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和复杂性，都是在长期性的基础上生发、展开和深入的。

第二，群众性。宗教之所以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能够释放出巨大的社会能量，就是因为它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如果我们不能透过笼罩在宗教之上的种种令人眼花缭乱的光环，看到它的广泛群众基础，对宗教问题的认识就会不着边际。正是因为宗教具有广泛的群众性，所以，古今中外，各种政治集团和社会势力都重视利用宗教。统治阶级把宗教作为巩固自身统治地位的精神工具，被压迫者视宗教为反抗统治者的精神旗帜，这就是宗教在历史上有时是现存秩序的守护神、有时又是现存秩序的破坏者的原因所在。说到底，对宗教的利用，目的都是争夺民众，争取人心。

第三，民族性。宗教与民族虽然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但宗教问题往往与民族问题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在多民族和多宗教的国家，宗教问题通常都是民族问题中难以剥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某些基本群众都信仰某一宗教的民族群体中，宗教礼仪往往与该民族的民情风俗、文化艺术、生活习惯、道德

规范等有机地融成了一体，成了构成这一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四，国际性。宗教是世界各民族普遍存在的现象，宗教作为一种意识和文化的传播，是不受国界限制的。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已经得到地球多数居民的信仰。当今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几乎都从国外传入的宗教，而宗教联系在数千年的国际交往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对促进人类不同文明间的交融、增进各国人民间相互了解、理解和信任，是功不可没的。

第五，复杂性。宗教是一种十分复杂的社会现象，它既是一种意识形态，又是一种社会实体。宗教往往与社会发生着错综复杂的关系，涉及到群众关系、阶级关系、民族关系、国家关系等诸多方面。正如江泽民同志指出的那样，宗教问题从来就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总是同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等方面的历史和现实矛盾相交错，具有特殊的复杂性。研究、对待和处理宗教问题，必须采取列宁提出的“特别慎重”、“十分严谨”和“周密考虑”的原则和态度。^①

人类进入 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以后，世界开始经历一场日新月异深刻变革。在这场变革大潮中，宗教在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推动下，也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特点，并展示出其未来的基本走势。

据国外宗教机构统计，到 2000 年，全世界的宗教徒约 51.37 亿，占当时总人口 60.55 亿的 84.8%。其中，基督教信

① 李保群、赵彬：《正确看待宗教和宗教问题》，《前线》，2002 年第 5 期。

徒（包括天主教、新教、东正教）约 19.99 亿，穆斯林约 11.88 亿，印度教徒约 8.11 亿，佛教徒约 3.59 亿，这四大传统宗教的信徒总数就占当时世界信教总人数的 88% 以上。据称，目前世界新兴宗教的数量仍在以较大的幅度增多。但因许多派别从产生到消逝，时间较短，信徒数量难以准确统计，据《国际传教研究公报》统计，至 1997 年，全世界的新兴宗教信徒约 1.484 亿，约占当时世界总人口的 2%，而新兴宗教教派组织约有十几万个。^① 据不完全统计，美国已经注册的新兴宗教团体约 7000 多个，欧洲 18 个国家有 1300 多个，其中英国有 600 个，在日本 1994 年登记的有 2000 多。^② 纵观当今世界的各个冲突热点，尤其是中东巴以冲突、克什米尔印巴冲突及许多国家和地区存在的分裂势力与政府间的冲突，几乎无一不与宗教因素有关，其中有些是不同宗教间或同一宗教内不同派别间的冲突，有些却不尽然如是。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当代国际宗教问题的几个主要特征。

首先，传统宗教复兴与新兴宗教兴起并存。这从传统宗教信徒和新兴宗教团体的绝对数的不断增长即可见一斑，尽管它们在世界各地的发展并不平衡。大体上讲，传统宗教在发达国家发展较慢，甚至在个别国家出现下降趋势，但在发展中国家增长较快，特别是在非洲、亚洲和拉美地区更为明显，在个别国家已经出现宗教民族化趋势。新兴宗教更多地是出现在社会

① 转引自曾春宁：《浅析新兴宗教及其趋向》，《宗教学研究》2001 年第 2 期，第 101 页。

② 黄心川：《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宗教趋势》，《中国民族报》2001 年 8 月 21 日第 3 版。